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詩二

疑遠大師常德靈影觀提然觀事劉清之編集

前朝奉大夫右中大夫守備樞密院學士易教正

不尚賢章

考異河上公作安民章趙實
慶作至神偶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為明化成而復樸也

杜光庭曰大聖人為理賢人輔之魚水相資安得不用上自二五之主至于霸王之

君問國建功仗賢為本不尚者矜徇誇衒之行也賢人用則人自理矜衒用則怨爭興不尚矜誇自無怨爭不貴乎麗容珍貨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合虛寶腹無知無欲之尚矣

張沖應曰安者治也民即人也此章蓋謂王侯大人反身入道有以養其身則表正影從而人皆以無為為本斯無不治安者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考異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不亂無
不治傳矣孫登作無不為古本同

河上公曰不尚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標不貴之以官使民不爭不爭功明返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為盜

上化清淨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故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虛其心除嗜欲去煩亂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強其骨愛

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思慮深不輕言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矣德化厚百姓安
王輔嗣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賢猶能也

相反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為不言皆所以體夫道之無名者也。有名則有為有言道既無名何待於言且為乎是以出於美惡善不善之外夫惟無為不言也美尚不得而名況惡乎善尚不得而名況不善乎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萬物作而吾亦不辭聽其作也生而不有我雖生之而未嘗以為我有以生之也為而不恃我以無為而為而未嘗恃其有所為也功成弗居雖生之為之不可謂無功而不居其功也如此則吾雖美而人不知其為美吾雖善而人不知其為善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美名去則為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為不善矣惟處無為之奉行不言之教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其名不去也其名不去則吾之名矣此段乃申上無名之義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高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惟能是任
 尚也曷為唯用是施貴之何為尚賢顯名
 榮過其任下奔而競效能相射資貨過用
 貪者競趣穿窬探隱沒命而盜故可欲不
 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至實其腹心
 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
 志強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常使
 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知者至無不
 治矣智者謂知為也

唐明皇曰不高賢使民不爭尚賢有迹循
 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君崇貴才能
 則有迹徇迹而失真失真必尚賢之由循
 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為
 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堯在位不乏
 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
 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不貴難得之貨
 使民不為盜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
 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
 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物任其性事稱其

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
 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別所稟材器是身
 貨實分外長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人不
 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今
 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
 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為盜乎故莊子
 曰不仁之人竊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解
 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
 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為盜
 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既無尚賢之迹不
 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
 也○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
 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能亦不妄求越分則
 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是以聖人
 之理○疏說聖人理國理身以為教本夫
 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
 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虛其心
 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疏夫役心逐
 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
 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

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實其腹道
 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獸而止不生貪
 求矣○疏腹者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
 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屬獸而止者春
 秋閭沒汝寬諫魏武子詞也欲以小人
 腹為君子之心屬獸則足而不貪也弱其
 志心虛則志弱○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
 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
 則志弱矣強其骨腹實則骨強○疏骨者
 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
 腹實腹實則骨堅強也常使民無知無欲
 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疏聖
 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
 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
 者不敢為也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
 者令不敢為也○疏無知無欲者已清靜
 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徇迹
 貪求而無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夫於
 為無為而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疏
 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无為也且絕尚

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
真於為無為復何矜徇既無聲而無臭人
固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杜光庭曰不尚賢使人不爭徇迹者矯妄
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興矯妄之人必至何
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辨
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則上好智下應
之以偽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
下無為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
之賢自為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
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
九五飛龍在天能廣風衆物故水流濕火
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
以況帝王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
作而萬物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
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
情為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
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
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

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
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
交感故廣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
唐氏姓伊邾名放勳帝舜有虞氏顓頊之
復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母曰捏登生舜於
姚立因為姚氏名重華元凱之臣者即八
元八凱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蒼舒璜欒檮戴大臨龍降庭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人謂之八凱此十六族齊其美不隕其名
堯不信用舉舜為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舉八凱使主后土台衡之望者天
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也不貴難得之
貨使民不為盜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
清明冲朗之氣為聖為賢得濁滯頹昧之
氣為愚為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
識昏濛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
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

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
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為天濁氣為
地和氣為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
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
妄求矣此為竊性命之情而饜貴富莊子
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饜猶有萬
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
力受任豈直泆已效彼以饜竊非望哉人
君不貴珠犀寶貝之貨不患貪人人各自
足斯可謂不為盜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希慕美望也性識有限而美望聰明是為
越分名之為欲又修道之士初階之時願
行未周澄練未熟畏見可欲為境所牽乃
栖隱山林以避繁雜及心泰志定境不能
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所謂小隱於
山大隱於鄗未能絕欲恐境所牽乃栖遁
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真
外無撓惑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
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
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真乎是以聖人之

理天眞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胃腹之位猶宮室也四支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以安國也希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既逝之後子昂之焉虛其心惟道集虛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也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

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則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條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為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今不有也定心者今不惑也息心者今不為也制心者今不亂也正心者今不邪也淨心者今不滌也虛心者今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心矣實其腹夫心者嗜好無窮腹者含受有足心無窮故虛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眾欲不生腹實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朴可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註閻沒汝寬諫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為政以其子戌為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狄戍不能斷以其狄上於獻子訟人之大宗以女樂為賂魏子將受之戌謂魏子二大夫閻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者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

許諸退朝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訪曰惟食忘愛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止是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謚也疏云武子則武子名穎謚曰武閻沒汝寬二大夫諫武子之音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腹則易足心則難滿欲其息食不受梗陽之賄小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弱其志詩序曰在心為志夫心之所起為志所行為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為理之本強其骨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強其骨則堅固有備於內為道之者筋骨堅強百疾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強和氣充也理國者政清則民靜費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謂也力

豐者骨強之謂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貪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與爭欲既無清靜自化矣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皆返無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無為之理其大矣哉無為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渥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埽泥用礮山用樵夏瀆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為也乃無為矣聖人之無為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為文章行為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已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群臣幅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為之道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天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

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宋道君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為盜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垣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競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魯史之行鉗揚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元同矣旅葵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潰亂僨驕而不可繫至於聖人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通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物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

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蓋得於此是以聖人之治至常使民無知無欲谷以虛故應繼以虛故照索齋以虛故能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

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殛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心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而貨之足貴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心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於其能或伐其功其玄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徒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反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十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生子曰同手無知其德不離同手無欲是之謂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辨者不敢騁其辭，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滋法令，以盡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德威事後，又在官。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為無為則無不治。夫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怒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乎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乎。故上治則日月星辰順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各遂其性。

王介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論，所謂不尚賢者，聖人之心未嘗欲以賢服天下，而所以天下服者，未嘗不以賢也。群天下之民，役天下之物，而賢之不尚，則何恃而治哉。

夫民於樞樞之中而有善之性，不得賢而與之教，則不足以明天下之善。善既明於已，則豈有賢而不服哉。故賢之法度存，猶足以維後世之亂。使之尚於天下，則民其有爭乎。求彼之意，是欲天下之人盡明於善而不知賢之可尚。雖然，天之於民，不知是之齊也，而況尚賢之法廢，則人不必能明天下之善也。噫，彼賢不能養，不賢之敝孰知夫能使天下中心悅而誠服之賢哉。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仲不幸而至於不可諱，則惡乎屬國。桓公賢易牙而仲以為易牙於已不若者，不比數之無若。隰朋者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夫使其得上忘下畔之人，而尊之於上，則孰有尚賢之弊哉。或曰：彼豈不謂是耶。特以弊而論之，爾不貴難得之貨，至使心不亂，尚賢則爭興，貨難得則民為盜。此二者皆起於心之所欲也。故聖人在上不使人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此二者，則能使心不亂而已矣。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

為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則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字說谷能受也，欠者不足也，能受而能常患不足者，欲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老子不該不偏一曲之言也。蓋先王不尚賢亦非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亦非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亦非不見可欲雖然。老子之所言形而上者也不尚賢則不累於為善，不貴難得之貨則不累於為利，惟其如此，故能不見可欲。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善積而充之，至於神及其至於神則不見可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夫虛其心，所以明不尚賢實其腹，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強其骨所以明不見可欲，夫人之心皆有賢不肖之別，尚賢不肖則有所爭矣。故虛其心則無賢不肖之

辨而所以不尚賢也。腹者能納物者也能納物則貴難得之貨矣。貴難得之貨則民爲盜矣。腹既實則雖有難得之貨亦財聲色而已。凡所可欲者皆爲欲弱其志所以無求強其骨。所以有立惟其無求也。故不見可欲而有立矣。無所求而有所立君子之所貴也。惟其能貴於此則無不治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虛其心弱其志使民無知也。寔其腹強其骨使民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貪其莫皆無知無欲雖有知者亦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有爲無所爲無爲無不爲聖人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善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實貨而貴之術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不敢爲也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濫乎其無所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呂吉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私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天下之財者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

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以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則不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存諸心而外不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骨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則無不治矣。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而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無爲無不治矣。陸農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民不見善之可欲則無爭之亂矣。不見利之可欲則無盜之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心者有知而擇腹者無知而容志者有欲而動骨者無欲而立是故聖人之治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虛其有知實其無知故能常使民無知弱其有欲強其無欲故能常使無欲

王元澤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賢者出眾之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民衣食足而性定矣妄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為盜蓋民之失性由妄生分別此篇務在齊物使民復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昧者妄見可欲所以為心之潰亂惟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真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是以心鏡常夷物豈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心虛則無所分別此申不尚賢之義腹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之義志強則夸企而爭勝志弱則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骨強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此又申不貴貨之義常使民無知無欲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使夫知者不敢

為也智足以亂眾者禁而止之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為無為非無為也為在於不為而已期於復性故也切當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者故君子則志強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強則多知骨弱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趣不同而其徇外傷本一也惟聖人不然弱其志則非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為無所求而道自足也強其骨非以自立而為賢將以勝利欲而尊德性也夫然后名不能移利不能溺而性常定矣

劉仲平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為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古之道也後世聖人亦可以復諸此乎曰難得之貨不貴之易也於其所謂賢而無以上之難也時也然而尚賢有道惟賢然後尚之而莫之貴也由是天下信之而亦至於勿爭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貴貨也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尚賢也遠人格民不為盜也邇人安使民不爭也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聖人之道人者以可欲得之則無欲矣可欲者窮理也無欲者盡性也可欲者可語人以始而不可求人以終終以可欲亦歸於不善而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知善之所以為善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虛其心則愛惡息愛惡息則志平一而同乎道虛其心弱其志所以養神實其腹強其骨所以蓄精而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劉巨濟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古者聖人作其道足以哀民之瘼方斯之時賢未尚也世衰聖人不作知尚賢為世所尚又未必賢則徒厲民以食之而使民窮以不肖亦安得無爭者乎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古者賤貨定衣食而已世衰上貴貨專利而使民窮於不足亦安得而無盜乎然非尚賢則亦不能致貨蓋為君辟土地充府庫古之民賊

而今之良臣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目前諸欲以適情爲可則不能不見也以不見之則其心定矣尚賢不貴貨者皆可欲之事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虛其心者以尚賢貴貨出於世衰非聖人之治故也虛其心則舉萬物已足治矣何俟於賢乎實其腹者經曰身與貨孰多蓋養精以實腹則所有非所有也何事於貨乎弱其志者志者心之使也養神則心虛心虛則神定神定則無所用而弱矣強其骨者骨者體之幹也養精則腹實腹實則精盛精盛則骨強而立常使民無知無欲凡民知欲不能自無能使之無而已虛心弱志使無知故也實腹強骨使無欲故也又使民常則善矣蓋有知則恥不尚賢而爭有欲則思貨而盜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使民常則固善矣不能使民常則亦必有知者焉使夫知者不敢爲可也使不敢爲則固亦道矣不言欲者欲生於知而已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謂使敢爲者不敢爲也敢

爲者不敢爲則無知無欲之得安其性此其所以治也前章言聖人以事教爲應爲尚賢貴貨皆事教之緒餘故次以不尚賢此章言聖人治身以化民使至於無知欲則賢與貨固外物也後世尚賢貴貨既不_二可廢而爲上者苟能虛心弱志則雖徇利_一實徒厲民以食之事矣實腹強骨則難貴貨必無損下蓋上寶珠玉以殛身之事矣夫如是則治於人者食人人孰使之爭有餘不足分定而止孰使之盜崇寧八註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蓋聖人在上不尚賢不貴貨使民不累於爲善不累於爲利也心不虛則亂腹不實則有欲志不弱則有剛骨不強則不立實其腹則無嗜欲矣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無是餒也又云人無飢渴之患心爲患也莊子曰嗜欲深則天機淺淺則困矣弱其志無暴其氣又云士尚志而此謂弱志者何也孟子方以士人言之故進之老

子以反本言之故退之劉驥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則忘名忘名則民無所夸跂故不爭不貴貨則忘利忘利則民無所覬覦故不爲盜不見可欲則使人息其愛欲之心故不亂三者既除性情定矣然後可以虛其心實其腹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無知無欲則見素抱朴而造於道矣聖人之道虛無自然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其爲出於不爲自然之妙用无不治矣此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无容私焉而天下治以其得大道冲虛之用也故次之以道中趙實庵曰初舉不設智巧○一去文辨○不尚賢使民不爭前章以聖人无爲之功

而治天下至於功成不居是得真常之用也。豈假外鑠於我哉。所以聖不必絕。不知有所謂聖也。智不必棄。不知有所謂智也。蕩然无心而已矣。觀夫三代已還。不知有所謂无爲者也。故千里裹糧親賢以圖治矣。老子傷其不探本也。故繼之不高賢夫任大也。不必任小有聖也。不必有賢大則體道也。无爲聖人之事是爾。小則任智而矜誇賢者之事是爾。故大聖有作治本无爲使天下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絕企慕誇爭之心。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是也。性命既正。則純純當常。機心不作。賢與不肖孰能辨哉。我欲無爲。愚其耳目。我欲成治。一其良心。智端起而機偽生。巧意作而爭心起。及其變也。豈勝治哉。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以道化之。則歸乎純。以賢誘之。則進乎爭。爭心相仍。民性遷矣。雖欲任賢而禁民之多。知曾不知正容悟道。治容誨淫。故不高賢者。至神獨運也。上古之君不聞有倖叢叢之代。亦所未聞。至於

黃帝有坂泉之戰。而始有風后力牧之臣。問治生之道。則有更區歧伯之師。厥後聖道尚存。而求賢已切。詩云。南有嘉魚。則樂與賢。南山有臺。則樂得賢。至于簡考。判不用賢。丘中有麻。刺賢人放逐。狡童刺不與賢人圖事。則知大樸既散。之後賢者不可不高也。老子欲還純返樸於衰周之世。故以不高賢爲言。無他。使民純樸。則不用爭。使民賤物。則不好貪。凡以救當時之弊而已。然則尚賢使能。先王正禮義法度也。不高賢不使能。老子則欲清靜无爲也。迹雖不同。其於爲治則一也。所以抱甕灌園。發子貢之所問。耕田不仕。爲伯成之所逃。又馬蹄膝。篋宜家人之所指。○二除受利。○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節謂之三法通玄義前二句言治法。後一句言治已。先得治已之道。然後可以治民。治民者以正也。正則不邪。不邪則無欲。無欲則心虛。心虛則不亂。

不亂則萬物服。萬物服則智謀不用矣。莫以賢爲貨者。交利而俱賤。人我之養畢足。而止金玉雖貴。不能濟飢。以道化之。其分各足。無使賤者借於貴。貧者強於富。苟有奔競。則越性命之情。而矜誇奇物。此必在乎人主敦尚素樸。不務榮觀。天下之民不約而化。如漢文還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則天下貴貨之心在矣。是知至治不在三器。韓子有言。要道存於四維。賈生極論。至於治已。以無欲則心閒。無事則生定矣。至于巧者不敢矜其智能者。不敢矜其才。孰能投其所好哉。昔之人主不體至道。務以欲利勝已。而奸臣得以投其所好。未有不由是而亡也。太甲曰。欲敗度。役耳目者。欲所爲也。荀卿亦曰。由欲謂之道。盡噉也。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聖人之治。苟能去欲而虛心。則天神天明。照知四方。未足爲遠也。○三正性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謂不以一物爲累。其心者。則其心自无矣。凡稱見者。非獨眼。

見六根皆見因見即欲多欲亂心心固不淨且眼為六根之首以眼為見根眼本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耳雖曰聽聽實耳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鼻雖曰臭臭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舌雖曰味味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身雖曰觸觸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意雖曰識識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此名六根六根生六塵六塵對六境謂之三六十八界輪轉生死之因緣也所覺不同同謂之覺所見不同同謂之見六欲所取本同一心從心所分三界唯識六根取境藏之於意意亦是心心為藏識六根謂之六識上有六七兼之為八七識者為六識般運業境而歸八識七識亦名意八識執三藏謂能藏所藏執識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為依止是故名為種子七識八識同名曰意亦名曰心故此六欲染亂一性性者心之生心實性也自无始已來使我不得歸入正道由汝六識取受无厭使此心終日營營流轉愛

風未嘗暫止其疾使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如風中燈焰不停故如風中亂絲不整故夫既一心不理是心隨境轉轉不休心神耗動日趨妄境化為異類無由返本欲之害性可不慎歟蓋欲非一日而積也性非一日而染也中有無明為已主宰自无始已來至今日也且如初入胞胎緣不淨境界報曰因愛即生初入胞胎從愛中來愛中有欲逐生此心至於嬰孩之時雖情未開喜怒哀生於心矣速至能別人事六欲所起分裂六處受用一境欲生一心所起境既无量心亦无邊惟彼一心不知所往是欲勝而心亂故也是故三界初上六天名曰欲界第一太皇黃曾天人六色根俱染太明玉完天人一欲根羸淨五欲根羸染清明何童天人二欲根羸淨四欲根羸染玄胎平育天人三欲根羸淨三欲根羸染元明文舉天人四欲根羸淨二欲根羸染上明七曜天人五欲根羸淨一欲根羸染以上六天謂之欲界太真科曰初

下二天果報尚羸猶以身交為欲次二天以執手為欲第五天以口說為欲第六天以眼視為欲今緣六欲感此六天凡一根羸淨上進一天六欲總超上登色界自此以性一切銷盡方登无色界天凡稱无色是无欲也蓋修行之始去欲為難自六趣以至於為人自人道以至於為聖超證之門以漸消也經曰少私寡欲易曰懲忿窒欲經言其漸易言其損雖然學者之所修固如是也而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者又非起心而絕之无根也孰塵也无塵也孰境也通乎此則真人哉○次為治之要○一牒前證治本○是以聖人之治前三句為三法通玄義後四句為四事成治義是以字牒前起後謂聖人能知此三者又在虛心實腹弱志強骨是使聖人行道也皆言之有緒矣不尚賢絕巧智也不貴貨絕珍異也不見可欲寧心也此三者為治世之根基不立則何以求安乎學之為王者事其以久矣此三者聖人亦常聞之矣聞

之則志於行之也又行之在乎四事矣故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所謂光大者行此四事也一曰虛其心二曰實其腹三曰弱其志四曰強其骨○二湛然无物○虛其心虛其心者虛有四說焉三說非一說是一曰如太空之虛二曰如空谷之虛三曰如虎在丘之虛四曰以一為虛夫太空之虛空谷之虛丘虛之虛皆非也此非空非谷非丘之可比也乃一之虛也若夫以其心如太空之虛則獨覺之人厭離煩惱使一毫不累於心坐觀虛空空極渺漫无能作為豈出治之聖人守此為虛哉此其一也又以空谷之空為虛此特山之有之穴空而已空谷傳應以虛感聲聲出亦虛兩虛相合能應而已雖然以谷況心一无所作響則應之豈不善喻經亦曰谷神不死凡言谷神谷中有神也非特空谷而已谷而无神則所謂神靈者果何物乎我呼彼應是和也豈有人君之治和而不唱者哉不唱而和則失

常矣此谷虛不可以比出治聖人之心此其二也字說曰虛在丘則虛丘虛則人不敢進夫王者之事以天下為一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皆欲愛利之至於四海咸使歸向豈特如虎之在丘絕物為虛邪此三也今之所言治者以一為虛是也夫一在坎則實在離則虛水火之相生精神之運用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法諸水火有不測之神一本也道生一一為虛不生而為有生之宗无用而為眾用之祖一況君也其在象則三畫而成乾三三兩兩之則三才變通也自一自三而六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一无不在矣一即神也以虛泛應虛固无用其果不用乎聖人之道役人也不為人所役役物也不為物所使一而不二制命也漢策曰命非聖人不行一而不紊靜之至也靜而不變道之常也不變而變道之用也物變我靜守乎一也我靜物動觀其復也則知一者无為也无為而无不為也帝王之心

通乎三玄以行四事孰謂虛无為不治哉此一為虛是也○三道備純乾○實其腹八卦以坤為腹化為五材者在地成形而坤則藏之故為腹又背為陽腹為陰以其主藏則藏往者是也土主意出而為新也歸而為往也皆主藏之以其多藏故曰實腹又以坎離二象觀之坎實其中有實腹之象離虛其心有虛心之象坎剛離柔則心腹為剛柔也經曰人法地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然實者非虛以通之則不神故曰黃中通理若夫虛者不履實際則不至清淨覺地御注曰虛心則公聽並觀而无好惡之情公生明是也離為火火文明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實腹則瞻足乎泰而无貪求之念容乃公也坤為腹腹主容聖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向之所論虛心實腹顯聖人出治之用也夫虛實之用在人為事也在卦為坎離也在氣為陰陽也用之為人事如彼其言也用之為坎離法故不同也且陽實而陰虛鍊丹之法使二八

陰消九三陽長陽純則仙陰純則死坎以內外為陰離以內外為陽火上水下則未濟降火就水則既濟從天地之道自子至午變純陽自午至亥變純陰自然之運也故曰天地以順動此乃循常施化也及在人身豈不隨天地之為陰陽邪凡隨天地之為陰陽是未得制之之法也不免與造化為流人而已不知制命在我者也凡陰陽之道順之則死逆之則生太白山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此逆也逆則生太率論之本非逆也乃和會也致之似逆歸之曰和太上曰水火比於道之真體水火之用是以術而制之使夫坎中之一補離之虛心變離為乾其道成矣若虛心未實離坎徒迷真人曰陰坎徒迷一陽離五見形是也平叔曰點化離宮腹裏陰極而論之在得一也既得一在火候也非火候數足豈能補之或曰經不及是止論聖人之治此何以及之不知五千言長生之宗也出可以治世

入可以登仙安期生東士也張子房王佐也期不用於楚良成功於漢二人皆登仙是出處有道也昧者豈及於斯乎○四柔順自守○弱其志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御注曰志強則或拘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今夫愛者趨者是氣也氣可使之和和則內以安神外不逆物苟不和也豈免攫擊而傷物暴扞以戾人非氣之自使志實使之也故曰志者氣之帥老子以懦弱謙下為表言夫志不得不弱然則以治道論之志意不大識量不遠豈足以當大事乎必須剛也剛則決柔豈特剛而不柔邪柔以返剛聖人體天一剛一柔迭相因也不失則不決決則乾道成也又剛過而不中過則有悔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能用九者弱志之謂也揚雄曰見善明用心剛夫見善則明道也明道於我則志氣自大矣在君子則謹守其志深藏若虛故以弱而守之也苟不能以弱而守之則氣暴而不純凡養氣之道柔順為本經曰豫若

冬涉川猶若畏四隣使內不犯外猶之虞子不然則喜怒交攻而傷其和矣長生之宗莫慎於此胡不觀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剛得位也進不可極極則有悔矣大有之上九宜其剛而不中也然且履信思乎順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雖然時也而性在其中矣若夫弱志以守一自非聽之以氣者必反是矣○五立德明道○強其骨向所謂不尚賢也下為能知也虛心已下四者為能行也至於強其骨尤見其能者也何以言之骨強則有立易曰信以發志也主信則有立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體乾之道則行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信以主之也無信則不立此又至剛至大者之所能行也蓋自虛心實腹弱志以養之至於此則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確乎其不可拔也孰能禦之經曰強行者有志此自養之以柔然後能至剛也易以先剛而後柔老子以先柔而後剛用之各有其道也夫腎為一水一

石水柔也喻志石強也喻骨凡自柔至於剛而酌然可見者一陽生於至陰之中柔極而剛也一陰生於至陽之中剛極而柔也若是乃知剛柔之迭用也若守之而不行則曰自晦自晦者豈能利天下後世哉聖人觀天之道據以順動風雷雲雨施於天禮樂刑政施於人內且不剛焉自立矣是以骨強則有立弱以守之正以行之者也如有所立卓爾則異手振也欲矣觀夫天下學道之士多矣有知之者知之而不能守守之而不能行無他焉是欲利之心勝而清虛之道難反強其志而弱其骨也譬如多積貨財閭戶守之不能留遽何由富矣御注曰骨強則行流散徒言无中下矣惟自強不息者為能體此○三政化所及○常使民無知無欲此一句總結前義下一句示以法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則是重明向上不高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以至虛心實腹弱志强骨言聖人出治天下有此七者誠無他焉使民無知無欲是也尚

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見名之可欲見利之可尚皆失道者也惟聖人為能去此三者民自無知也亦無欲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蓋以上之人作聰明務機巧而為之誨也及其已甚刑法不足以齊之董子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昔之在位者教之不善風俗漸淅之深未可一日而化也今雖欲以法而禁之令而申之彼其奸惡之心尚在當以道化之則可也法始乎伏羲而成手堯大備乎成周而智巧盡矣故曰周衰而道微可知也老子作經意在乎此雖然豈止為當時而作將以為萬世之著龜及其亂也何異乎戰國是尚賢貴貨多欲之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堯聞童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在上之人多知多欲而欲其無知無欲是不可也猶之惡醉而強酒誠不若以至誠而化之純朴以守之在上者如愚在下者無知即莊

子謂上如操枝民如野鹿何威福之用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民始疑矣○二標前智巧无施○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經曰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莊子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多知多欲燭亂天下至於民失常性又欲以刑威而禁之茲又大亂之本也秦之毒天下智巧勝矣不能用仁義而以刑威欲治天下思不及民故其志速矣然民豈无知也可使藏之而不用惟上之人不啓其端則下之人有知而不敢為也陰符經曰絕利一原用師十倍其此之謂也若使夫知之者敢為則紛拏不足而禁矣一至于此雖欲誅之有不勝誅者矣故曰我无為而民自化○四顯无為之功○一化行无彰二○為无為此一句總結一篇之義以明聖人出治雖无為而未嘗不為无為則絕物有為則近事所謂事非道也而事實出於道矣使為之而不見為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之功斯善矣且如之何使為而不

見爲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功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性本無爲道之體也道之爲性其實無形有極而作則天地至於萬物無不由茲而出焉傳曰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是道也出於聖人之心而應次二之神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非精神之運動者也夫見於精神之運動者則有爲也運而不見其迹者本無爲也且不爲也天下一日二日而萬機其可置而勿論乎勿論則不治若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則又勞矣勞則墮墮則不治矣凡爲之之道豈免仁以仁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信以質之恩以愛之刑以威之哉若出治而畧此數者且欲求治又不可得也上古不用禮法義皇已用結繩大率上古之時民純事簡無爲之功易可見也若謂後世只可有爲不可無爲則是道不可行也惟體道之聖人能通乎此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惟不廢一物也道實有爲之及乎求道

也道本無爲矣茲所謂爲無爲者是也嘗試論之無爲者內聖也有爲者外王也內聖則淵乎其虛外王則興事造業以淵虛之心而爲事業則事出於道道本於虛有爲無爲混而無迹豈俟他哉是篇歸之高尚賢欲聖人之獨化也獨化則神矣有能不親賢道而致無爲自然者大聖之治也若需賢佐者則迹也請以神觀大聖之教人也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其朴徐徐其覺于無事而萬物化無爲而百姓定此神也請以迹觀堯禪舜舜命九官皋陶曰知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百工惟時庶績其凝則朝廷既治可以率天下矣至於仲虺之稱湯用人惟已皆須賢以爲輔佐也又曰旁求俊乂而共成天下之治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君逸臣勞此見乎迹是君能任人以成無爲之治也彼無所待聖之無爲也此有所待因賢而致無爲也蓋得賢則治失賢則亡不尚者存於大聖人也世嘗謂老子之

道語類鴻荒非用中之道其何以云有爲爲則是不廢中庸也○二道契自然○則無不治矣如上則見無爲之功矣至於無爲則與道爲一
道德二具經集義卷之七